

那天,我在想,人这一辈子要上多少次厕所?要是一天两次的话,一生如果按 79 岁计算,一年 365 天,那就是 58400 次。一个人这么多次的上厕所,那么一个地域的人要多少次?比如一个国家?再进而,一个城市、一个省、一个国?让我产生这样的想象,是我在五一期期间去了一次北京的日坛公园上了一次那里的厕所。我的那个天哎,那就好像经历了一次劫难一样。

日坛公园是北京的四坛之一,日月天地的第一坛。平地里苍松翠柏,清凉满地,绝对是幽静舒适的好去处。我和一个深圳过来的姐妹相约来到此处,为的是在五一之际找一个人少安静的地方聊聊天,讲讲近来各自的故事。我们聊得很好,她的兴隆的生意,我的火热的演出。聊着聊着,想去上厕所。于是走向一条碎石子甬路,那里通向一个修建得很规整淡雅带着古建筑风格的公厕。

谁知还没等进去,突然一股气浪扑面而来。那是重度的厕所味儿!

我在公厕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得进去,因为我得解决问题,这是硬道理。

那股子气味开始加重,我尽量减少我的呼吸次数。紧走几步拉开一个厕所的门,只见蹲式瓷盆被无数人用得快看不出应有的白色了,盆里到处都是四处喷溅的粪便污渍。说实在的,那场景一般人立时就得给吓得撒丫子就跑。而我却停留在那里观察了一下,尽管那味道基本上已经是毒气了,我离开几步稍许呼吸了一下又走回去打开门,向通水的管道处看了一下,那里也已被厚厚的深色尿碱包裹。我开了水闸的开关,尽量让水冲了一段时间,然后再跑出了这个徒有其表的公厕。

我被那股直冲脑门的味道熏得脑袋都快蒙了,直到离开厕所几十米远的时候还不敢大口呼吸,一点一点缓冲着才逐渐缓过劲来的。

百思不得其解,这座著名的公园从外面看起来是那样的可爱舒爽,那样的洁净,树木修剪得精致有形,每一条大大小小的林间甬路都是清爽光亮的。可是为什么厕所例外呢!?

其实在我心中这一直就是一个结。



“大学梦”。

踏上地处江苏的海丰农场“战天斗地”时,白天在田里挥锄,夜晚坚持在煤油灯下读书、创作。寒冬时分,躲在被子里看书,一不小心,把煤油灯打翻了,被子被烧了几个洞……然而,那时“大学梦”并没有成真!

1978 年,我回沪后在港务局当装卸工“三班倒”,时间充裕,考上了区业余大学读书,白天在码头扛大包,下班换乘 3 辆公交车横穿几个区域赶往“夜大”读书,并利用乘车时间,一路背诵屈原《离骚》、唐诗宋词,不亦乐乎!以后

作为一名在儿艺剧院工作了一辈子的舞美工作者,每每回忆起剧场的故事,我总会想起舞台上这道紫红色的大幕。

那是一道深紫红色的大幕,从舞台吊顶的最高处泻落而下,直至台口,层层叠叠的褶皱如微浪,拉动时一浪又一浪。英格兰进口的长绒质地赋予了它绵密而厚重的质感,在微微的暖光下,泛着点点晶亮。再往下看,垂落的幕布上,金色的纹案刺绣,有着 1 人高,精巧无比,或是树叶的轮廓,或是花瓣的线条,抽象而极富想象,如同宫廷贵妇的裙摆,袅袅婷婷。台下,无数双稚嫩的大眼,闪烁着兴奋和好奇,按捺着调皮,坐在位子

我们公共场所中的厕所大都逃脱不了被人忽视被人草率对待的命运。到哪儿都不用人告诉我厕所在哪里,因为寻着那股挥之不去的味道就能轻易找到厕所。甚至许多十分清高雅致的活动场所都不例外。我去过家具城,楼上楼下地转,公厕附近的那两家商铺不得不拉上一个布帘,因为“味道太重,家具都快染上了味”。很多地方,餐馆、剧场、车市、办公楼……一切公共场合中,百分之八九十的地方都逃脱不了被熏一熏的命运,而最要命的是我们的公民对此安然处之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

当外界一些人议论“中国人脏”的时候,我们总是异常愤怒,气愤得不能自制,我们往往辩解说那是用老眼光看待新时代的我们,旧中国曾经是贫穷的、疾苦的、落后的,现在不是了,现在的我们强大了,富裕了,我们屹立于世界之林了。只不过,当看到我们的那些公共厕所,我不得不在心里无可奈何地认为,现在的我们其实依然是贫穷的、疾苦的,由于这些贫穷的原因,我们真的是落后的甚至是卑劣的!

有实例为证。我家的马桶也曾有过远离清洁的经历。那是使用过多年的一只白瓷坐便器,我家的小保姆对我说:大姐,这个东西擦洗不出来,时间太久了,换个新的吧。我出去在商店里寻找,买到了一瓶“洁厕灵”,由上至下挤出药液,让液体缓缓沿着圆形瓷壁流下,半小时后冲水,便器洁净了约百分之五十,如是者三次,瓷壁洁白如新。下水处还是留有厚厚的尿渍,我关掉水喉,戴上胶皮手套,用墩布几次吸掉余水至彻底干掉。再倒入洁厕液,然后关上厕所门,留它一夜时间。第二天早上,用水一冲,竟然侵蚀掉了很大一部分污渍,如是者连着三天。二十年的便器由上至下洁净犹如刚刚买回来一样。以后两三天就用洁厕液一次,只要直接冲水,保持洁净无味道至今。

是擦洗不出来么?是便器太旧了么?当然不是。是人要求太低,是曾经的贫穷让人至今愚昧无知。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到哪儿都闻不到厕所味儿了,那时候再说自己强大了也不迟。

有机会进入职校成为一名教师,我当然很高兴。但是,一心想入高等名校的梦想并没有泯灭,而是越来越“强烈”。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以后又有幸进入该校世界政治

说“梦想”

钱承飞

经济与国际关系专业在职人员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真是“好运连连”,我异常兴奋。

“告别了面包晚餐!”这是我上夜大读书时投稿文章的标题,说是夜校食堂开始供应学生吃晚饭了,原来学生只能在路上吃面包。一篇仅仅 175 字文章却改变了我今后的人生。我突然萌生了当记者的

上,紧紧盯着那道“神圣”而又“神秘”的大幕,期待它缓缓拉开……

那是 1958 年的事了,在宋庆龄主席的关心支持下,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终于有了自己的剧场,结束了原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尴尬处境。新剧场位于延安电影院即原先的金门电影院,观众席有 900 个座位,场内的设施都按照儿童的需求进行了全新设计。当时的大幕是原金门电影院的,进口质地,隔音效果极好。不过新剧场的台口比原来的要高近 2 米,需要另接一块幕布。经过多番寻访,我们终于找到了相似质地的天津麻绒,并想出

送别菊园的那天晚上,在她家老屋那儿转了三圈。灯窗黑着。高大的香樟树肃立着。秋草依旧葳蕤着。正是东篱采菊时节,却空篱疏园,菊影渺茫。

“姐!”对着人去楼空,一声既出,泪流满面。早在心里管她叫姐,却从来没有叫出口过,当面叫的是正儿八经的“老师”,如今想叫,却再无人听闻了!

这前窗后门,处处留存着她的音容笑貌。还这么年轻,还这么美丽,却走了,再也回不来了。记得她当了外婆的那年,我与她领着她的小外孙走过宅院小径,一位老妇人迎面走来,好奇问道:“介好白相的小人是啥人啊?”“阿拉外孙。”姐答。沪语里外孙与外甥同音,那婆婆便又问:“哦,格么是姐姐的还是妹妹的?”菊园笑笑,竟不答。我侧面看去,她长发翩翩,唇红齿白,果然不像有第三代者,说,瞧你多年轻,人家把你女儿的孩子看做你姐妹的孩子了。菊园并不得意忘形,道:“她老糊涂喽!”

就这么个美丽、浪漫、亲切、心怀大爱、还有点幽默感的人,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站在候车亭,明媚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岁女孩的身上,不觉炎热,那时建筑物低矮的纯朴岛屿,午后多起风。海岛的风带咸

电车岁月

(马来西亚) 朵拉

咸味道拂在女孩脸上,过长时间的等待令女孩不耐烦,可是她没有出声。牵着她手的妈妈,感受到女孩的不悦,安慰地说:别急,车子马上就来了。

狭窄的柏油马路,汽车不多,偶尔有辆载客的三轮车经过,再不多久,一个男人踩着脚踏车,慢慢

梦想!机会总是会“垂青”有准备的人!1985 年 3 月,当时我考入一家小报。这家报纸于 1987 年公开发行,1993 年评为优质报纸,并且,小报发行量达 79 万份,这是我引以为自豪的!我外出采访、写稿从来没有懈怠过,有时在凌晨 2 时许睡觉时醒来,想到一个更确切的词语,也会爬起来赶紧改稿,深怕过后会忘记!

“肩承稳定担,手提道义笔”,这是一位名人为我的一本书的题词,我深知含义深刻,并作为自己今后的座右铭。我知道,也许此生当不了大作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人也有梦想,尽最大可能努力写出一些新闻和文学精品,我的“新闻梦”和“文学梦”仍在脚下延伸……

用绣花图案来掩盖接合痕迹的主意。当时剧院的舞美设计师周泽先生执笔,创作了以万年青为主题的花纹共计 26 组,并将设计手稿复印至白布上用做模板。随后,我们辗转前往

心中的大幕

林华

苏州寻找合适的绣工,经过实地考察,最后交由木渎的一家绣品作坊来制作。为了与丝绒质地相配,体现“儿童艺术殿堂”的典雅氛围,剧院层层上报,最终获得允许,购买了 1 两 2 钱黄金,请苏州工艺厂的老师傅打成极薄的金箔,再拉

空篱疏园渺菊影

翁敏华

我开读研究生的 1979 年,正是菊园姐调来我校之时。读研期间,还听过她一堂版本学的课。真正交往,是 1983 年夏,一同参与高考语文卷子阅卷。早上出发去华师大,傍晚回。酷暑难熬,教室里没有空调,实在热得要中暑了,拉进几方冰块来,大家拿毛巾浸湿擦把脸;中午休息,铺条席子躺倒,横七竖八的。阅卷费一天一块两毛五。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大家齐心地坐在课桌后“坐以待币”。

一天中午,菊园和我来劲了,到马路对面商店瞎逛,拐进一家绸布店,发现一块真丝零料,咖啡色底菊花图案,打了折扣只要五元钱。我们以手指丈量,精打细算,认定套裁可以成就两条裙子,喜出望外,当机立断买了下来。让店主用剪刀为我们剪开,人手一块,塞进衣袋,边穿马路边乐:“多合算啊,每条只要两块五。”“就是嘛,两天的阅卷费就能做条裙子,哈!”似乎穿过马路再乐就来不及了。



开平碉楼与村落

(中国画) 洪健

整片趴地一声坠落房内,但觉熟稔和陌生竟是并存不悖。

四通八达的香港地下铁,给旅人提供方便的交通网络,她却每天特意找机会去搭电车,悠闲自在,亲密无间和周围既熟悉又陌生的景物沟通。

多么不可置信呀!来到香港,竟是为了和童年的电车重逢?

为了寻找,旅人一直在路上。二十年后,终于回到故乡槟榔屿,听说新政府打算重新启动电车系统,把埋在马路上的铁轨挖出来,后来不知何故,又填了回去。五岁的叮叮车记忆继续尘封。她手握方向盘盘着车子经过其中一条旧日电车道,路名日落洞。从乔治市区中心,经过一条长年污染、黏胶似的黑色海水。近来因环保呼声升级,政府开始忙碌地漂白洗净淡水港。她刹车,停下待绿灯转亮。这路往前直行,可达槟城国际机场。就在红灯转绿,旁边的车子纷纷开动,她也踩油门向前的时候,恍然看见马路对面有个小女孩站在候车亭。

那五岁的女孩竟没有搭上循着轨道而来的电车!远处传来叮叮叮……这是槟榔屿抑或是香港?

到演员们在我们首创的升降舞台上“上天入地”,挥洒自如时,不由心中暗自欣慰;当看到台下小观众们欢笑不断,连连鼓掌时,更感到无比的满足。

多年后的今天,有些当年在剧场看过戏,如今已白发苍苍的老人回忆起来,会感叹着说:“当年看过的剧情已经都记不清了,记得的,只有那道神秘而美丽的大幕了。”是啊,今年 6 月 1 日,新的儿童剧场就要在黄浦江畔开放了,这很好!不过,老年的儿童剧场,曾经的剧场大幕,依然在我们的心中!

儿童剧场真奇妙,可以使人返老还童。

十日谈
我与儿童剧场

